**【时间的诞生】**Why there is time，but not no time？

**整体与部分**是哲学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通常会把它理解成集体与个人之间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哲学问题或者说仅仅是政治哲学问题 ）其中**整体化**就是先验想象力（把不同的杂乱的东西划为一个整体）**部分化**就是知性分析能力（把一个整体肢解成不同部分）

|  |  |
| --- | --- |
| 本体论 | 杂多是原初的 |
| 想象力 | 整合了杂多，得到了整体 |
| 知性 | 分析了整体，得到了部分 |

康德

黑格尔 动物式的意识体验的世界， 海德格尔也认为动物是没有有限性（死亡）的

|  |  |
| --- | --- |
| 本体论 | 整体是原初的 |
| 知性 | 肢解了整体，得到了杂多 |
| 知性（想象力） | 拼合了杂多，得到了对象 |

在康德那里综合的**先验想象力**是最强的，而在黑格尔那里**知性分析**的能力是第一位的。就是说康德认为主体首先感受到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自我差异化了的**杂多**，想象力整合了杂多后得到整体，知性则是对整体的分析得到部分；而黑格尔认为世界最开始已经是一个**整全**，而主体的知性参与了世界的开辟（差异化）——即黑格尔的世界之夜（**The night of the world**）通过这个阶段知性肢解了一个前本体论的时间而创造出了无数差异。也就是在本体论上，康德预设「杂多」在本体论上是原初的，而黑格尔则预设「整体」在本体论上是原初的，这个整体就是动物所感受到的世界（动物的意识是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生物学定律所支配，因此动物体验不到有限性——动物是无“死亡”的）人在作为一个未符号化的猿猴/婴儿它所体验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原初整体**，而后才经过了知性世界之夜的无限切割与差异化形成一个符号学整体，我们可以统一把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力量叫做**想象力**。

在黑格尔看来，想象力不仅是一种拼合的能力也是一种分解能力。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康德错失了一个维度，就是他没有意识到**先验想象力**首先是一种产生差异的能力（混乱的杂多如果变成一个符号学上有序的整体它就是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在康德那里这些都是非法操作，而黑格尔使得我们在本体论上可以合法的讨论这些问题）一个混乱的杂多它被分解出来，它是为**主体**（作为一个本体性的存在）的自由所开辟。

从传统的人类学出发，一个混乱的杂多如何成为有序的整全，其实就是动物（受混乱/杂多的支配）→人类（受符号学秩序的支配）的过程。但其实中间还有一个被主导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东西（齐泽克称之为）——**Madness**（拼命收缩的疯狂）它是“世界之夜”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纬度之一——「在整体中肢解出杂多」「从杂多中收缩回虚无」。

这种疯狂的收缩在哲学史上就对应于**笛卡尔**的怀疑论——“万一一切都是假的怎么办？！”（通过怀疑收缩到“我思”）这种收缩的运动在**谢林**的《世界时代》那里就是上帝开辟宇宙的动力。从杂多当中收缩回虚无而将杂多抹平，它是维持主体性所必要的力量，通过这个运动人才获得了符号学的世界/一个操作面板（也即拉康“象征界”）这种收缩的本质就像是精神病人的疯狂（收缩回自己的世界当中 ）从这个意义上所谓“正常人”只不过恰巧在收缩回去的那个符号学世界的许多复合函数的调取中（比如“美女”，马上唤起一个关于“美女”的表象）大家共享了同一套**符号学指令**。人类进入符号学秩序并通过它的自我缝合才获得了何为整全。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答——为什么有时间？因为在世界之夜将实体切割成无限杂多的过程中，是主体（神经系统）主动的参与，我们在哲学上将这些切割下来的内容称之为**领会**（Apprehension，让事物自己涌现出来且通过知性切分的前意识内容）而这些预处理的杂多太多，意识来不及处理或者说所谓的意识就是这种“**来不及**”。也就是说，正因为这些杂多太多了，它必然要进一步自区分，而后面整个主体性/意识的系统实际上就像是这个杂多之间达成的协议（“我们共同推举内听觉/意识来给我们干活”）「意识」就是这些杂多（以中心化的语音）**自我处理**，将语音系统提出来让其他的杂多先不要在场，只让一种线性的连续的沉默在场（符号学意义之场，符号函数注册于其中的账本）——进而成为**内**时间意识。而其他的杂多也要涌现，这个时候意识所做的所有的**统合**其实不是作为外部的意识在做，而是这种统合机制本身回溯性的建构了意识（这个统合过程就是意识产生的过程 ）



这个统合必然是一个偏心的/有限的过程，也就说它必然是在符号系统的有限基础上拟制出一个虚构的**整体**（所有的综合必然是一个屁股歪的切割）这个统合一定会具有一个二分：**尚未**符号化的（但已经在意识/主体世界中的，它是极多的）与符号化了的（一个收缩的“整全”，只有与符号更有亲缘性的保留下来，也就是所谓的“理解comprehension”）后者显然是少于前者的，而两者又是在一个当下（This/Present）感性确定性当中不停地分裂的。



因为这个符号化的操作永远**来不及**把握这么多的杂多（“它当然没办法把握，因为它本身屁股就歪”）所以它就像资本主义的机制（大家都选一个一般等价物——“内听觉”，所有的信息都到这里来转译在这个市场里面兑现自己的存在，而总有一些是被牺牲的）万物要涌现但你的符号系统它有所偏袒它总是会迟滞，这种来不及处理杂多就会让你感受到**时间**的存在（因此所谓“度秒如年”就是让那些为符号学压抑的杂多涌现出来）这些杂多其实就是主体在生物学上生存所欠下的本体论**债务** （为什么这些东西要急着涌现出来——“因为是我在支撑的你的存在”）这个符号系统在出现之时，之所以能够**说服**这些本体性的力量愿意变成虚无（之所以能廓清场域）就是因为它允诺了：“终有一天我会让你们显现的。”

所以时间的来源它永远是一种欠债状态，它在基本的层面上有罪/内疚（duty）这使得我们必须体验整个漫长的**生命过程**。如果说有上帝的话它是不需要时间的（它的体验是永恒的当下/瞬间，因为不欠债）它要展现的本体性的世界与所要建构的现象世界是一样的。时间作为一种存在论机制，它在人意识的产生丶世界的涌现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一般意义上讲的内时间，在黑格尔那里**内**时间与**外**时间是一样的，它就是实体所存在所主体化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有时间？恰恰因为时间不够**，因为人的本体性存在（自我意识在本体论上的涌现/整个符号学世界的涌现）与**杂多**之间有基本的差异，所以这个时间是可被体验的。一句话——被知性所分解出的多样性与概念体系所整合的有序整体之间的差异就是时间。